



作家逸趣从书

海

钓

王春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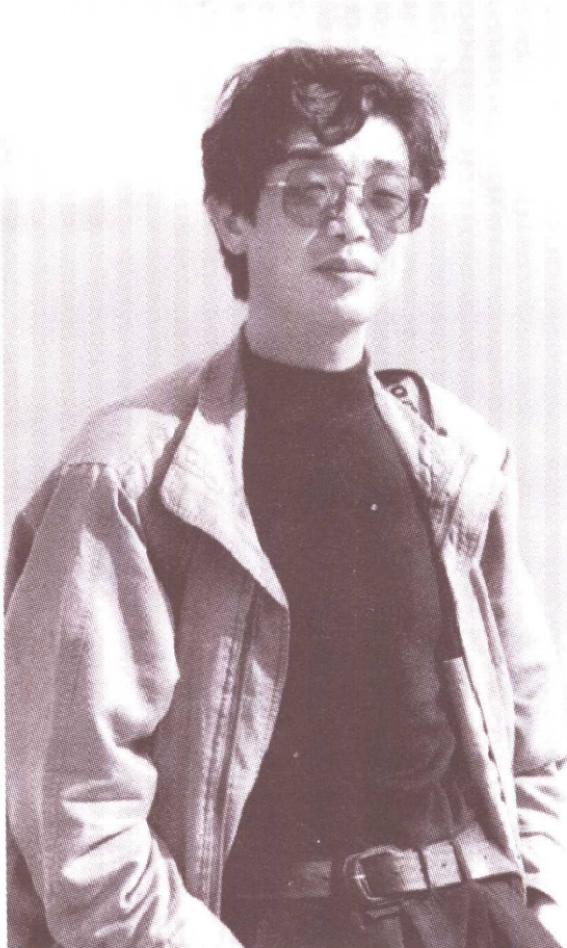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钓海/王春波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作家逸趣丛书)
ISBN 7-5006-3473-0
I . 钓… II . 王…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核字(1999)第 12767 号

策划组稿 黄宾堂 龙冬
特约编辑 金小凤
装帧设计 西里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E - mail : cyph @ eastnet . com .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3
字数 186 千字
印数 8000 册
定价 14.00 元



作者近照

序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和两个钓友去威海南边的泊于镇海域垂钓。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钓得一条非常名贵的大鱼。

那天风和日丽，水清无浪，是一个温暖的秋日。我们来了三个人，我和经商的黄绪经理，还有一位作家同行孙骜翔。黄经理摇着小船从码头起程，沿着海湾向西边的海域航行。

这地方是个极有特点的月亮湾，海湾的东西两边是山岭，一边伸出一个山脚。山脚探进海里，一半入水

一半长着茂盛的松林。松林前有一片山崖，那土地是红色的，极为肥沃，野草丛生，开着一片片紫色的铁干海棠和野丁香，生机勃勃。山崖之下的海湾有一片细细的沙滩，银白的颜色，洁净之极。那海水是蓝色的，是清澈的，靠近岸边的海浪也极为透明，叫人恨不得趴上去喝几口。南边的山岗下更是韵味十足，大片的礁石与山岗连接成一体，在海水里排列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造型。太阳的光斑直接照耀着礁石与海面，那活动着的海水与挺立的礁石如同有着生命一样。虽然那大量的礁石是浓重的黑色，但是，礁石下面却长着浓绿的海藻，在流动的海水里展示出勃勃生机。这是一个垂钓的最佳地点，也是我们多年来寻找到的宝地。这个生机盎然的海湾就是我喜欢的泊于海湾。

我们要垂钓的地方在海湾的西侧，那里是一片高大的礁石丛，如同山峰一样。众多的礁石下是一片深海，海底当然也是一片礁石地带了。我们到此地已经多次了，以前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垂钓的地点，全靠我们几个人一次次勘探了出来。此次，我们就是要选择有把握垂钓的锚眼。锚眼是指垂钓的时候要将船抛锚的地方。一般的天气都得抛锚，不然的话船在风力的作用下无法控制。不过，也有不抛锚的垂钓法，那得另当别论。从岸边到垂钓的海面，我们的船行了半个小时，划船的黄经理曾经在大船上当过水手，摇橹开船都是内行。

到了垂钓的地点，我们探明了海底是礁石，立刻下钩，一阵工夫便钓了不少黑鱼，只是都不太重，大的也只有六七两。我们钓了一阵，别的小船也聚集到我们

周围下钩。这是钓鱼者都不喜欢的事，大凡钓鱼都希望垂钓环境清静，不愿被打搅。但也无奈。不过，他们并没有钓多少鱼，我们却一条一条地钓，我们暗中窃喜，知道他们的鱼饵未必对路，也就不在意他们的搅和了。

到了十点钟，我们三人已经钓得三十多斤黑鱼了，大家都很欢喜。我钓了一条黑鱼之后便又将钩子放入海中，一阵猛烈的抖动，嚯！一条大鱼！激动、紧张、快活的情绪立刻充满了我的心头。我缓缓地向上拖线，慢慢地感受那鱼的力量。此时，鱼在海水里的扭曲更是激烈，我不敢掉以轻心，还是慢慢收一阵钩，再慢慢地松一阵钩，这叫做溜鱼。海里的大鱼也得溜钩，用力猛烈了不行，用力轻了也不行。如此，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鱼露出了水面。拖上船一看，三人都惊得非同小可，原来是条紫红色的加吉鱼。其它船上的人也都愣了。我欣喜若狂，将那金光闪闪的加吉鱼托在双手里向众人炫耀一番。

此鱼近二斤，通身紫红，金光闪闪，颜色漂亮之极。加吉鱼又写做嘉吉鱼，是海中珍品之一，全因此鱼通身紫红才有着嘉的含义。渔民常说：一枪二鲈三加吉。说的就是金枪鱼、鲈鱼，还有紫红色加吉鱼。渔民们对加吉鱼有着特殊的情感。此鱼是紫红色的名贵之物，也是不吃钩者，大都钓不到。许多渔民在筹办喜事和大事的时候，往往想尽办法去钓。而且，钓加吉鱼需要特殊的钩子和特殊的鱼饵。近几年来，大多数渔民没有钓到过这种吉祥的鱼，此鱼太少了，根本见不到。我有幸钓得一条，当然是惊喜不已，得意洋洋了。我钓的

紫红色加吉鱼在我三十多年的钓鱼史上是第一次,可谓吉祥之极,我想这也是天意了,想来,这是我一九九八年最精彩的作品。

孙鹭翔说要立刻吃了才能算是吃了活鲜之鱼。他拿了一个盛鱼的网兜,有三道箍撑着网兜,形成一个笼状,可以将钓得的鱼养活下来。晚上返航时,无法再养那条鱼了,只得离水。回到家中,夫人和女儿都不在家,我找了一个朋友为这条鱼拍了几张照片。因为是晚上,得用闪光灯,所以,真正的颜色不太准确。我又自己动手煞费苦心地拓了几张拓片。女儿不在家,女儿喜欢绘画,她知道我喜欢拓片,钓鱼之后,她常帮我将大鱼拓上几张拓片。可惜,那天她还没放学,我只得一个人动手。拓完之后,我便招呼了几个朋友聚会。其中还有韩国的朋友朴老板,他也是个钓鱼迷,听说我钓了加吉鱼也非常高兴,他叫来五六个韩国朋友一齐来分享快活。饭店的老板特意做了清蒸加吉鱼,完全保留了加吉鱼的原味,颜色依然紫红。吃加吉鱼是不能都吃完的,只能吃其中间部分,头与尾都得留下。吃了正面之后,背面的不能说翻过来,要说滑过来,渔民们吃鱼都不能叫翻,忌说翻字。必是船在海中怕翻了,吃鱼便有此忌。当然,滑过来的加吉鱼也不能都吃完了,还得留着头和尾做汤。这道菜是最名贵的,加吉鱼汤,一般的饭店没有。此时,老板提了大壶加上热水和作料。众人一齐大喝,片刻便喝光了。再加两次水和作料,共喝了三钵鱼汤。此道鱼汤的鲜美被胶东人说成是天外之口福,谁能喝到如此名贵的加吉鱼汤当是一件幸事,个个喜气洋洋自然就不足为奇了。胶东人

对海鲜有一种共同的认定，其中便有加吉鱼头、鲅鱼尾、鲅鱼嘴。这些都是名贵之处，所以，加吉鱼的头定得做汤，此汤的鲜美是妇孺皆知的。

我和大家都很感动，充满激情地喝酒，大家对于别的菜已经失去了兴趣，喝下三钵加吉鱼汤，个个大汗淋漓，痛快之极。

钓鱼在意的是成就感。那天，我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我有可以炫耀的本钱，我可以大言不惭地显示自己的得意。近几年来，我钓过不少单尾重量超过三斤的鱼，这便也是一种得意的根据，得意忘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去年，我和黄经理、孙鹭翔还有一位威海的老渔翁徐德晋先生经常去刘公岛钓鱼。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垂钓搭档。多年来，我与徐老、黄经理、孙鹭翔时时一同下海垂钓，彼此熟悉了解，更是配合默契。徐德晋先生是威海环翠区钓鱼协会的主席，也是个书法家。钓鱼协会有条大船，可乘六七个人，泊在威海的北竹岛海湾。我们常常乘着大船去刘公岛垂钓，有时也跑极远的路到大洋里钓鱼。我们四人是最佳的搭档，这是威海垂钓者公认的。我们四人的配合可以说是极为默契。徐老专门驾驶机器，黄经理大都是管拴锚抛锚，我和孙鹭翔一般负责起锚。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四个人在船上完全不必多说什么，徐老的每一个眼神大家都心领神会。是抛锚还是起锚，是下钩还是起钩，大家已经用不着语言，彼此的眼神交流完全可以传达意思。有关这几个人的情况，我将在下面几章里专门介绍。

那天，徐老开着船到了刘公岛后面的黑鱼头，我们下钩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那天的潮水非常合适，正是下钩的时机。我们四人都钓上了不少黑鱼，个个喜悦不已。

也是怪了，我钓了一条黑鱼之后，摘了鱼重新将鱼钩挂了鱼饵抛入海水。突然觉得有鱼上钩了。我猜想是一条大鲤鱼，又猜想是一条大黑鱼。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敢大意的，慢慢收线，一点点地拖着鱼线。此鱼的扭曲是大的，感觉至少是超过六七斤的鱼，要直直地拖拉上来非常艰难，弄不好要脱钩，我只得慢慢溜线。鱼逃了可不行，叫人笑话。但是，要拖拉上来也确非易事，得缓着劲儿拉。此鱼上了小船，雪白的肚子，背面是灰青的颜色，上面还有着一片黑色的小斑点。此鱼也算是漂亮之鱼了，是海中的一种珍品——鲈鱼，又名花鮰子。望着大鱼在船板上扭曲的样子我扬眉吐气了，三位钓友也是欢乐不已。那次钓的大鲈鱼，在后来的一次聚会时，我亲手将它煎了让朋友们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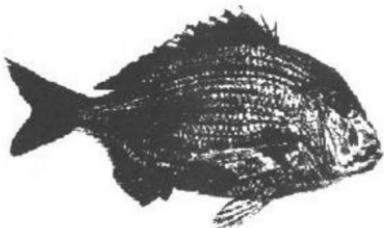
我钓的好鱼大都送了朋友，或者是请朋友品尝。

这两次钓得名贵之鱼，都是在无意间，是一种怪事奇事，也是歪打正着，众人都说我有福。我钓得名贵之鱼加吉鱼更是叫众人眼红。如今，我只差金枪鱼没有钓到了，相信有那么一天，我将圆了三珍之梦。于此，我一生的垂钓生涯也有了非常完美的结局。

1	
序	
1	
垂钓的起源	
15	
入海口垂钓	
40	
冬天的夹河	
53	
半岛的韵味	
72	
上层鱼的钓法	
83	
水漫孤岛	
92	
底线钓法	
119	
在威海下底线	
131	
最佳钓鱼搭档	
146	
我朋友的自述	
165	
刘公岛畅想	
173	
袖珍海岛	

	183
钓鱼之法	
	192
寒钓苦乐	
	204
与外国人垂钓的故事	
	209
父亲垂钓的故事	
	220
摸鱼的快活	
	234
垂钓的险情	
	244
与王润滋钓蟹	
	249
浪坝受困记	
	267
首次垂钓的感受	
	281
垂钓蜊江湾	
	293
黑驴岛情怀	
	300
后记	

垂钓的起源



钓鱼者是什么心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的钓者大都有一种期待的心理,期待着钓上一条大鱼来。此念头顽固、持久地保持在每一个钓鱼者的心里。每一次下钩都在等待惊喜,钓鱼对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我的钓鱼爱好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与我的垂钓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烟台度过的。烟台的海与威海的海有着异曲同工的韵味,委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我一生与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上苍的安排。

我的出生地是山东东部的一个海边,此地的名字叫做海阳。海阳是太阳居留之意,其美妙的名字叫人浮想联翩。我生长在海滨城市烟台,也是傍海,如今,我工作的地方是海滨城市威海,可见我与海的缘分不浅。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烟台度过的，我的家住在烟台东边，离海边只有半里路。大海给予我的是宽阔，还有母亲般的胸怀。大海的浪花与轰鸣有一种气概，那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我是跟着母亲走进大海的，母亲教我学会了游泳。母亲将我放进水里，用手托着我的肚子。后来她放手了，我落进水中呛了两口海水，那味道是咸的，也是苦涩的。母亲告诉我，只有喝了海水才能学会游泳。那年我六岁半。

我的父母也喜欢海。在烟台市的北边有一个月亮海湾，有一座红光四射的灯塔，此处叫烟台山。我们姐弟三人与父母时常到此游玩。一天夜晚，我们看见了海市蜃楼，从烟台山的北边看见一片楼房，有一道木头楼梯上坐着一个老头，嘴里含着一袋烟，烟雾徐徐地绕着楼的空间飘动。我们欢呼起来，父亲和母亲却告诉我们，眼前的光景是假的，是别的地方的人和房子，是光线将他们那边的东西投射过来的。我们还是不太明白，但是，却知道了光线可以将别的地方的好东西送来。世界真是奇怪。

我对于海的认识远远不够，父亲却是个下海的高手，他是个记者也是个钓鱼大王。他的业余生活都是下海，我在七岁的时候便跟着父亲走进了神秘的大海。

海对我的诱惑太多，我每天都在盼着星期天，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将与父亲下海。母亲对于我与父亲下海从来都是支持的，她知道我有关节炎，她让我走向远方，走出一条强壮的汉子来。那个时候，父亲在报社工作，他有一辆自行车，可以在前边捎着我。

但是，有很多时间父亲有采访任务，我便没有车坐了，只能一个人背着鱼竿向三十多里路远的芝罘岛走去。

母亲对我的独立行动一向给予赞扬，她说：“你要有信心，你将来才是一条好汉。”

我下海是为了当好汉，那时候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我的母亲培育了我，也教我懂得了绘画，更教育我懂得了人生。母亲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她后来是一名教师，她在战争岁月里留下了病根，但是，她懂得生活、懂得艺术，她不仅让我学会了画画，还教我姐姐和弟弟学会了拉胡琴。但是，战争给她留下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她在和平的年代里过早地走了，走时只有三十八岁。母亲离开了我们，她的生命进程刚刚开始却永远地离去了，那年我才十二岁。

母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伤，我不相信母亲会离开我们。母亲的死直接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去了海边，我时时要去海边，直到今天，我还时时在想我下海是不是去找母亲？我不清楚，我不能说不明白。但我的确是在等待母亲的归来。母亲何处去？我要寻找。我相信我在哪一天是会找到我的母亲的。

母亲的生与死我都不能忘记，我开始了与父亲的对话。父亲出生在山东海阳县留格乡王家泊村，是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祖父排行老四，人们都称他是四爷，村里人对辈分及身份很是看重，称呼上断无一丝杂乱。祖父是位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祖父的水墨画颇有些功底，工笔翎毛花卉样样

都可画。他画的工笔重彩家猫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或许是遗传之故，多年后，我依照祖父的作品与他留下的大量的画谱开始了美术创作，并且考上了山东轻工美术学校。如此的遗传隔了一辈传给了我，又传给了我的女儿。我希望女儿能出息成一个大画家，那将圆了我的画家之梦。

言归正传，我的祖父能写能画，还通点中医之道，因而能有些手段养家糊口。不过，祖父当年曾帮助八路军，海阳境内的土匪丁司令要拿他问罪。祖父星夜逃走，一去数载。祖父离家之时，父亲正念小学二年级。没过多久，祖父差人将父亲带去天津卫，在一家商号里做学徒。父亲那年十三岁。三年之后，父亲竟也学得一些东西了，也可能是他聪明，走时老板尚是依依不舍。父亲回到故乡王家泊正遇上祖父患病，是急性阑尾炎，只三日便将祖父搅得不能再说话了。祖父通些医道，那阑尾炎却要了他的性命。祖父匆匆而去，父亲便担下养家糊口的重任。父亲是个有心之人，喜欢写文章，在村中出类拔萃，不久便去了县税务局，并写下不少文章分寄于当时的《文登大众日报》和《烟台日报》，竟有几篇变作铅字，父亲的秀才之名鹊起。后来，父亲被烟台日报社调去当了一名正式记者。

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每个夜晚给我们姐弟讲故事，均是章回小说，神奇迷离。父亲读过不少古书，我至今忘不掉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这或许是我对文学的最初认识。后来，父亲所在的报社“战事”不断，他将一些书带回家中保护，于是，我便开始了读

书。

当然，我不是读了那些书而去写小说的，是生活和艰辛教我懂得了许多说不清的道理。很可能是一种排遣心理，父亲经常带我去钓鱼，烟台所有的海边我都去过。只有钓鱼的时候我才会忘记我的不幸，我也看出父亲在钓鱼的时候才有了一些苦涩的微笑，他一定也在与大海对话。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烟台的夹河和芝罘岛，在这些神奇的地方，我知道了河与海的撞击所生发的离奇的现象，我也体会到了悬崖峭壁之间的凶险与刺激。生活即如河水与海水的搅和而变得五味俱全。在那片河滩上，在那片芦苇丛中，在那激流滚滚的海浪里，我与父亲像真正的渔夫与海开始对话。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带着弟弟去赶海，甚至与同学旷课去寻找那种生活。父亲没有指责我，父亲知道我的心。我有时也独自一个人去海边，一个人去，那一片海就是一个人的。我真诚地感激我的父亲，是他带我认识了大海，是他造就了我。

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走向城市的郊区海域，或者是到大河的入海口垂钓。烟台的夹河，烟台的芝罘岛，烟台的西海滩都是我必去的地方。

到芝罘岛和西海滩钓鱼一般要走三十多里路，要走上两个多小时。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应当说，长远的路途并非是一个孩子的能力所为。可是我得自己为自己壮胆，只有走进海里，融入了自然，我才有一种得意。当我看见那些奇形怪状的礁石，看见了激流和蓝色的海水，我才有着一种不可言状的亲切。礁石

可以活起来了，可以有了生命和灵魂。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道理，至少我知道自己是在寻找一种安慰。在稠密的礁石丛里，我跑着跳着，有时候跌得头破血流，有时候精疲力尽。但是，我却得镇定自若。我不能怕孤独，不能怕风浪，不能怕波涛。我只有一种信念，寻找自己的东西。我的收获才是一种证明。我背着沉重的鱼袋子回家的路上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母亲活着的话定是赞扬我的，母亲不在了，我钓的鱼让谁来看呢？该是父亲了，也该是我的弟弟和同学们。

当然，我独立活动也常常伴随着危险，狼的叫声曾经不绝于耳。一次，我在垂钓后走进了苹果园，那才是傍晚。看见狼的小眼在阴影里闪烁着蓝色的、危险的光，我抖动起来。虽然我有刀子，但是，我不敢向前，也不敢动。我与狼对峙着。狼的凶残与贪婪我是知道的，我在老家曾见过和听说过狼的凶残，我也知道应当有一把燃烧的火。但是，我没有火种。我只能站立着，等待着狼的进攻。我再怕也得勇敢地面对恶狼。狼的眼睛盯着我，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我想到了父亲当年讲过的故事，用石头打，用火燃烧，甚至是用一块瓦片扣在脖子上让狼来咬，将狼的嘴撑起来，再上去将它打倒。我大声叫喊起来：“滚滚！滚滚！你敢过来我杀了你。滚！滚！你敢过来？”

狼歪起了头，大概它听出我的声音里充满恶意，它终于没有扑过来，只是伸着脖子在沙地里拱了两下，又抬着头张着嘴打了个哈欠无奈地走了。狼走了，我的两条腿却发抖了，我走不了也不敢留，只得